



叢書主編：蕭新煌 教授

本書為客家委員會補助「全球客家研究聯盟2023-2025年度工作計畫」之經費出版。

周錦宏、張翰璧 主編

全球客家的多元經驗：

全球客家研究聯盟(GHAS)論文集I

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 (CIP) 資料

全球客家的多元經驗：全球客家研究聯盟 (GHAS) 論文集 . I / 周錦宏, 張翰璧主編 . -- 初版 . -- 高雄市 : 巨流圖書股份有限公司, 2023.08

面 ; 公分 . -- (客家研究 Hakka Studies ; 7)

ISBN 978-957-732-695-9 (平裝)

1.CST: 客家 2.CST: 民族文化 3.CST: 文化研究 4.CST: 文集

536.21107 112011975

全球客家的多元經驗：全球客家研究聯盟 (GHAS) 論文集 I

客家研究 Hakka Studies 07

主 編 周錦宏、張翰璧

發 行 人 楊曉華

編 輯 張如芷

封面設計 毛湘萍

出 版 者 巨流圖書股份有限公司

802019 高雄市苓雅區五福一路 57 號 2 樓之 2

電話：07-2265267

傳真：07-2233073

購書專線：07-2265267 轉 236

E-mail：order@liwen.com.tw

LINE ID：@sxs1780d

線上購書：<https://www.chuliu.com.tw/>

臺北分公司 100003 臺北市中正區重慶南路一段 57 號 10 樓之 12

電話：02-29222396

傳真：02-29220464

法 律 顧 問 林廷隆律師

電話：02-29658212

刷 次 初版一刷 · 2023 年 8 月

定 價 550 元

I S B N 978-957-732-695-9 (平裝)

版權所有，翻印必究

本書如有破損、缺頁或倒裝，請寄回更換



目錄

作者簡介	i
主編序 / 周錦宏、張翰璧	vii
第一部分 臺灣經驗	001
第 1 章	
戰後臺灣客語流失的政經觀點考察 / 黃紹恆	003
第 2 章	
來臺之印度塔壩客家移民的語言特性 / 吳中杰	029
第 3 章	
全球議題在地化：客家電視國際新聞與本地新聞的馴化與反向馴化 / 李美華	049
第 4 章	
臺灣客家菜系開展與新移民口味遷移的交會：桃園印尼女性新移民參與客家料理烹製的初探 / 賴守誠	091
第 5 章	
同源、移借與異境發展——以虛詞「啊」為例 / 賴維凱	117
第 6 章	
「小氣」的客家人？：近代臺灣客家族群「小氣」形象的建構與解構 / 廖經庭	139
第 7 章	
苗栗市閩南媳婦學習客語的動機與態度 / 徐桂萍、范瑞玲	157

第二部分 馬來西亞經驗	183
第 8 章	
另一種客家人：馬來西亞的客家基督徒 / 黃子堅	185
第 9 章	
返鄉、環境與創生：浮羅山背客庄地方性的轉變 / 簡美玲、潘怡潔	203
第 10 章	
馬來亞客家人的革命情懷：論馬來亞共產黨早期領導層中的客家派系 / 何啓才	241
第 11 章	
「抹到」(Mat to)：西婆羅洲客家人污染的觀念 / 蔡靜芬	259
第三部分 越南與香港經驗	271
第 12 章	
越南同奈省艾話與客話幾個語音特點所反映的族群生態 / 徐富美	273
第 13 章	
香港第一教友村——香港客家古村鹽田梓村研究 / 葉德平	291
第 14 章	
香港新界客家人的「出洋」：以北婆羅洲為例 / 劉健宇	301

第 11 章

「抹到」(Mat to)： 西婆羅洲客家人污染的觀念

蔡靜芬

壹、簡介

時至今日，西婆羅洲的客家華人社會仍普遍存在「污染」的觀念，在客家話中稱為「抹到」(Mat to)，意思是「偶然接觸到」或「碰上」污染。這種偶遇大多是無意的，受害人也不會即時意識出來，而且症狀因人而異：輕則頭痛發燒、惡夢連連；重則全身發抖、噁心想吐，甚至徹夜難眠、言行昏亂。其中力量最強的污染來自孕婦、新娘和逝者，這些源自人界的力量稱為「煞」(sat)。除此之外，還有其他存在於超自然界的污染，因此客家人在每次走近樹林、於特定時間出外，或是到訪某些地方的時候，總是格外小心。

作為一項民族誌研究，本文會從當代的角度對這種「污染」信仰進行闡釋，希望更深入理解客家華人的世界觀。所謂「世界觀」，就是同一文化群體中彼此共享的文化語言，就像是一面鏡子，讓群體成員用來感知及回應所處環境出現的某些現象或概念，進而對各種空間、時間和因果關係進行解釋。可是，這面鏡子也容易受到群體中「其他成員」的看法所影響。客家華人在砂拉越與其他文化群體共同生活了至少四代，而在印尼西加里曼丹的客家人更與當地族群共處了至少五代。客家華人早在 17 世紀中葉就抵達印尼西加里曼丹省，到了 18 世紀中葉，部分人因鬥爭移居至砂拉越，從此開啟了移民的大門。

作為移民族群，華人社會與砂拉越和西加里曼丹的原住民和諧共處。砂拉越總人口達 270 萬人，有 34 個族群。主要族群為伊班族、馬來族、華人、比達友族、馬蘭諾族及另外 29 個族群。其中包括印度族、歐亞族、巴加坦族、

巴貢族、貝馬利族、柏拉旺族、比沙亞族、烏吉特族、達利族、杜順族、賈蒂米里克族、卡江族（包括瑟卡潘族、克加曼族、拉哈南族、普南族、丹絨族和加拿逸族）、加央族、卡達央族、加拉畢族、肯雅族、拉吉布族、利宋族、羅加族、倫巴旺族、納羅姆族、本南族、砂班族、西漢族、達本族、達卡族、達島族、特林族、瓦伊族。華人占砂拉越總人口的 24.5%，當中 31.5%（共 176,669 人）都是客家人，主要聚居於古晉、石隆門、新生村、巴達旺、阿沙再也及英格利里（常稱為砂拉越南部地區）。由於砂拉越大部分的客家人都是在南部定居，本章將以砂拉越南部的客家人為研究重點，下文提及「砂拉越的客家人」時，所指的都是住在砂拉越南部的客家人社群。

印尼是世界第四人口大國，印尼政府向來不鼓勵按民族對人口進行分類，以免阻礙國家建設和影響國民身分認同。直到 2000 年「政治禁忌」廢除後，印尼才首次公布以民族區分的官方統計數據。根據印尼中央統計局的 2010 年印尼人口普查數據，全國人口大致分為 15 個主要類別，其中 9 個位於西加里曼丹省，包括達雅族、馬來族、爪哇族、華人、馬都拉族、布吉族、巽他族及巴塔克族等。西加里曼丹省擁有 430 萬人口，其原住民達雅族由 375 個操不同語言，文化習俗各異的群體所組成。華人占西加里曼丹人口的 8.2%（共 358,451 人），其中在僅有 239,000 人口（Kementerian Dalam Negeri Indonesia, 2020）的山口洋市，客家華人的占比就高達 60%（120,000 人），而且他們都能與其他族群和諧共處。

本章將探討客家華人對其「東道國」（host）環境及其他文化或族群的信仰作出的反應，同時論述他們的感官體驗或信仰傳統，如何在其「世界觀」中得到體現。根據英國人類學家道格拉斯（1966; 1986）的說法，儘管社會成員普遍以相同信仰作為彼此維繫的基礎，但成員本身也有選擇的自由。他們沒有被困在群體的世界觀裡，可以自由選擇追隨、不追隨、採納或同化其他信仰。透過追隨或採納信仰而得的世界觀，允許成員內外同時與之融合，在文化和心理上給予他們更廣泛的安全網。

本章首先討論不同類型的「污染」，及其對「受污染者」造成的各種影響，再研究實地考察期間目睹的實際案例，了解客家人對此種情況有何化解方

法和預防措施。文中所用的客家話是河婆方言，部分用語會附上羅馬字母拼音以供參考。

貳、「煞」與「污染」

砂拉越和山口洋的客家人普遍相信，部分人身上存在某種異於常人的力量，其中以孕婦、新娘和剛過世的亡者力量最為強大，通常稱為「煞」(sat)。凡是接觸到這種力量或與具有此一力量的人相遇，都會被視為「受污染」或「抹到」(Mat to)。孕婦身上存在的稱為「大肚煞」(Tai du sat)，來自新娘的叫「新娘煞」(Sin nyong sat)，而隨逝者而來的叫「死人煞」(Si nyong sat)。

就力量強弱而言，三煞中以「大肚煞」為首，足以令小孩惡夢連連、徹夜嚎哭，也可能導致成年人身體不適，例如無故發冷、頭痛噁心等。此外，這種「煞」也會導致諸事不順，例如工程失利，或在製作發糕¹(Fa Pan)時糕面未能發起。如出現這種情況，大多是受到大肚煞的「污染」(有時也稱為「大肚抹」)。客家人一般會在孕期滿三個月才對外公布喜訊，他們相信「胎神」(Toi shin)需在母親子宮內待滿三個月才能完整成形，在此之前收到任何祝福都會驚擾或嚇走「胎神」。據信當胎兒穩定下來後，也就是懷孕滿三個月時，準媽媽身上才會出現所謂的「大肚煞」。

人們認為「胎神」就像愛玩淘氣的孩子，心情起伏不定，而且脾氣難以捉摸。一般來說，小孩最容易受到「大肚煞」影響，因為「胎神」喜歡跟小孩玩耍，也更容易對他們發脾氣。話雖如此，「胎神」從不離開母親身體太遠，所以家裡有孕婦時切忌搬動家具，以免稍一不慎誤傷胎神，可能會干擾到胎兒成長，或者令母親分娩特別困難。運氣較差的人最有可能碰到此煞。學齡前的

¹ 又稱「發財糕」、「發粿」或「發糕」，是過年祭神和拜祖先的常用祭品。馬來西亞和印尼的潮州人、福建人及廣東人等族群都會在祭祀時奉上這種蒸糕。

年幼孩子「運還沒那麼高」²(Jun hang man an ko)，特別容易受到影響。為求化解「大肚煞」，人們會佩戴飾有四眼圖案的護身符或吊墜，稱為四目牌（Si mu pai），或將其夾到衣服上。

製作發板（Fa Pan）是其中一項特別容易受「大肚抹」影響的活動。這種蒸糕是祭祀、喜慶、婚嫁的必需品，用米粉、糖和酵母製成，而且在高溫蒸煮之前，通常需要靜置一夜讓其自然發酵。出爐的發板表面會因糕體膨脹形成三或四段裂痕，看起來像盛開的花朵，客家人認為這有花開富貴之意。這種蒸糕一般都在節日或喜慶當天新鮮蒸製，若板面未能像花一樣爆開，則會失去象徵富貴的寓意，所以製作時務必小心謹慎。大多數家庭在把蒸糕放置過夜發酵時，都會在容器外圍繫上紅繩（相傳紅繩能避大肚煞），而在蒸製過程中，部分家庭甚至會關上廚房窗戶以免孕婦意外看到。「大肚煞」會在整個懷孕期間在孕婦體內發揮作用，是三煞中影響力最強的一煞。

「新娘煞」是在婚禮當天，新娘戴上頭紗那一刻開始作用。根據客家習俗，新娘父母會在新娘出門之前替她戴上頭飾或面紗，而所謂的「新娘煞」也是由此刻而起，力量之大足以觸怒天公，所以新娘出門時都要撐起雨傘以免得罪天公，直到上車後才能把傘闔上。當新娘到達新家下車時，她要再次把傘打開，道理相同。在新娘穿過大門的門檻時，大多數人應避免直視新娘，否則生辰八字與新人相沖的賓客有可能會受「新娘煞」影響。在一般情況下，新郎的家人會事先諮詢算命先生，了解哪些生肖的人跟夫婦八字相沖，再安排這些賓客稍後才參加儀式，或直接躲在房間，避免在敬拜祖先之前看到新娘。

最後是所謂的「死人煞」，也是三煞當中力量最溫和的一種，只有死者家屬以外的人才會受其影響。此煞會在逝者遺體從生前住所運到墓地的那一刻開始作用，雖然任何旁觀者皆有可能受影響，但不代表葬禮賓客全部無一倖免，而是只有「運低」（jun tei）的人才容易受到這種力量「污染」。此外，據信有些出席葬禮的成年人，會把「污染」帶回家中傳給幼兒，因此賓客家門通常放

² 若是成年人，則稱為「運矮」（jun ai）。

有一桶水，水裡泡著抹草³ (mat cho)，讓他們在回家前先洗乾淨。

參、其他污染

除了以上三煞，客家人還相信我們周圍存在其他「污染」，雖不足以構成「煞」，但其影響也不容輕視。由於靈體經常在墓地、樹林、山間或河流等地出沒，人們普遍認為這些區域都是污染的高風險之地，一般人每年只在清明掃墓，以及在近親過世時才會到墓地參加葬禮。雖以祭拜祖先為名，但墓地始終與靈界關係密切，到訪期間必須保持警惕，例如不要直呼別人名字，以免亡靈聽到；而大聲說話和高聲談笑也是不尊重亡靈的行為，有可能會激怒逝者。相傳把一片白茅放在耳後，能有效避開靈體的注意。以上措施固然可避免在到訪墓地期間受到「污染」，但從墓地回家後，進屋前也應用抹草水 (mat cho sui) 把臉和雙手洗乾淨，以免從墓地帶回來的「污染」轉移到家裡運勢較低的人身上，尤其是年幼的孩子。

樹林、山間及河流一般遠離人類聚居地，砂拉越和西加里曼丹兩地的所有族群皆認為靈界經常以此為居，故視之為神聖之地。他們相信裡面住著各種靈體，例如來自 Panggau Libau⁴ 的神明、守護靈 (penunggu) (Chai, 2020)、逝者亡魂、muat⁵、tapah⁶ 及惡鬼⁷ (hantu) 等。當走入樹林山間或走近河流時，務必注意言行以免引起靈體注意，也需遵守一些禁忌，例如：不叫直呼名字或高

³ 學名 *Anisomeles indica*，又名金劍草，在砂拉越和山口洋的客家人常以它作「淨化」之用，相傳能驅除惡靈。在通靈期間，靈媒會喝下浸有「抹草」的水以求淨化心靈。很多人會把葉子放到嬰兒床或掛在嬰兒鞦韆上。每年到了農曆七月，人們都會把葉子放在汽車抽屜以免遇上孤魂野鬼。

⁴ Panggau Libau 的神明是受伊班族崇拜的英雄。伊班族占砂拉越總人口的大多數 (30.3%)。

⁵ 比達友族所敬奉的神靈，具侵略性。比達友族是砂拉越第四大族群 (占人口 8.4%)，但他們在客家人聚居的南部地區占主導地位。

⁶ 比達友族相信這種靈體也有善惡之分，取決於實際情況。

⁷ 因意外喪命或被謀殺而無法安息的冤魂。

聲喊叫；聽到怪聲不要好奇提問；聞到異味應假裝不知道；而最重要的是在叢林、山間或河邊小便時，應先徵求同意。

砂拉越和西加里曼丹到處皆是茂密的森林，靠近叢林、山間或河流確實在所難免。此外，樹林在不少文化中都是逝者的長眠之地，雖然現在大多數族群都改將亡者葬於公共墓地，但森林裡仍有不少往日所立的墳墓，而且都沒有寫上名字。假如不小心踏上無名墳墓，很有可能會被墓中靈體「污染」。在這次採訪中，很多客家人都表示曾在這些地方遭遇靈界「污染」。在出現相關症狀時，他們通常會向靈媒求助，或者通過靈媒向神明祈福化解，可是若遇上比較頑固的靈體，此舉可能會把靈體進一步激怒。如果發生這種情況，受污染者需與被冒犯的靈體好好談判，再由靈媒進行調解。

有多容易受「污染」也是因人而異，即使二人同時處身於相同地方，也可能只有其中一人碰上靈體，實際情況取決於這個人是否「運矮」。每年農曆七月鬼門關大開，靈界眾生遊戲人間，故需採取額外的預防措施以免不幸碰上靈體，像是盡量避免晚上出外；最好別在農曆七月結婚，甚至不要慶祝生日，以免招惹陰靈。相傳「運矮」的人較容易遇到這種情況，應把護身符放在車上，或置於手提包或錢包裡以保平安。

年幼的孩子普遍「運矮」，很容易被「抹到」，晚上最好別帶他們出門，或到叢林、山間等地方。此外，他們也比較容易碰上在人間流連的靈體。很多人相信惡靈會在一天中某段時間在人間遊蕩，比如在馬格里布禱告⁸期間或夜幕低垂之時。客家人很多時候會比照穆斯林鄰居的做法，在禱告開始前讓孩子趕快回家，以免碰到路上的孤魂野鬼。砂拉越和西加里曼丹的其他族群也普遍認同這種做法。

⁸ 伊斯蘭教徒每天五次禱告之一。馬格里布禱告在日落時開始。

肆、化解「污染」

砂拉越和山口洋兩地的客家族群相似之處，在其寺廟數量眾多。在砂拉越 78 座大伯公廟中，有 47 座（占 60%）位於砂拉越南部，如上文所述，南部城鎮的華人以客家人占大多數。這個數字還未包括其他寺廟，例如與客家文化甚有淵源的大聖爺廟⁹、三山國王廟及石王公廟，這些廟宇遍布砂拉越南部各個客家人聚居地。至於山口洋市，在當地有「千寺之城」的美譽，在這個占地僅 500 平方公里的小鎮，寺廟的數量多得驚人，而且比例遠超過其他地方，幾乎每個街區都有寺廟，各大神明被尊為不同街區的守護神。此外，到寺廟參拜也不限於農曆特定日子（如初一、十五），很多人會經常參拜以求神明庇佑，甚至請靈媒幫忙消災解困。

根據對砂拉越和山口洋兩地寺廟和靈媒的觀察（蔡靜芬，2020），大多數向靈媒求助的信徒都是碰上不潔之物或所謂的受「污染」。他們通常是經歷症狀多天後，在忍無可忍之下向寺廟求助，症狀包括徹夜難眠、頻生惡夢、無故發抖或頭痛欲裂等。在降神會期間，受害人會坐在靈媒旁邊，靈媒透過身旁助手向受害人或其隨行家人，查問他／她最近去過的地方和實際時辰。之後，靈媒會當場寫下符咒交給受害人，或請助手把符咒燒掉，再讓受害人把符水喝下。此外，靈媒有時也會額外給受害人一些護身符，用於沐浴或在黎明時分在家門前燒掉。有需要時，靈媒甚至會用豪豬身上的尖刺戳在小孩的腋窩、手臂、肩部和背部，以求驅除及化解污染。

若問題嚴重，安撫儀式將由靈媒在寺廟或受害人家裡進行。2016 年在山口洋的一次實地考察期間，一名男性受訪者向我轉述，其家人之前在洗澡時手臂被劃傷，但傷痕看起來像是由某種動物造成，而浴室門卻是一直關上，整個浴室只有她一人。就在當天晚上，受害人的母親做了一個惡夢，夢見被一隻長著人類四肢的動物窮追不捨。後來他們舉家去找靈媒求助，發現原來是某守護靈（penunggu）因家園被毀而想報仇雪恨。當時守護靈所居住的森林正進行清

⁹ 亦稱為齊天大聖廟。

理工程準備建造新房，而這家人的房子正好坐落在森林後方，於是鬼魂想把這家人趕出家門作為報復。經過連續十二個週五晚上的淨化儀式、焚香祭品和香油奉獻，守護靈終於願意離開，以後也再也沒有無故打擾（蔡靜芬，2018）。

靈媒對化解靈界與人界之間的恩怨糾葛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，有時被冒犯的靈體可能會提出超出受害人家屬能力範圍的要求，此時靈媒必須從中協商，務求達成共識。舉個例子，在山口洋 Jalan Nusantara Dalam 附近的某座寺廟裡，某守護靈一連幾個晚上向一位客家人小販報夢。夢中守護靈化身成中年男子，要求在小販攤位後面設置祭壇，還要求宰牛供奉及準備其他祭品，包括安息香¹⁰、蠟燭、香燭、椰子和當地美食。小販對宰牛供奉的要求感到有心無力，只好請靈媒試圖協商，希望能以一塊牛肉代替。守護靈最初拒絕讓步，但最終接受以兩隻雞代替，連同其他祭品一連四週在星期五晚上¹¹進行供奉。

伍、討論：納入其他世界觀

根據美國人類學家拉巴布（Roy Rappaport, 1999）的說法，「信仰是一種內在狀態，主觀上是可知的。相比之下，接受卻不是私人狀態，而是公開行為，對目擊者和行事者而言都是可見的。」客家人對婆羅洲文化的風俗習慣一點也不陌生。透過通婚、貿易和共享居住地，幾代以來對這些鄰居們的做法都有深切認識。他們生活在主流族群的社交圈子裡，這些主流族群由幾個族裔組成，包括伊班族、比達友族、馬蘭諾族、卡揚族、肯雅族及烏魯族等，他們彼此經常接觸，來往甚密，也懂得尊重和適應這些族裔的信仰，更把部分信仰融入到自己的世界觀裡。

上文所述的「三煞」都是來自群族中暫時脫離正常社會結構的成員。以新

¹⁰ 由樹脂製成，燃燒時會產生大量煙霧和強烈香氣，常見於東南亞國家。

¹¹ 在印尼語中指週四晚上（但在馬來西亞則指週五晚上）。當晚靈媒會向神明進行特別的祝禱儀式，再用水或安息香來淨化劍、曼道刀和帕朗刀等儀式專用武器。各大寺廟會擠滿來看靈媒請神的信徒，並且希望求得幸運數字。人們普遍相信在當晚祈福會特別靈驗。

娘為例，戴上頭紗代表即將轉移到準丈夫的家庭，但她還未完全融入新家庭，也不再依附於自己的原生家庭，處於「既不在那裡也不在此」的不穩定狀態，即文化人類學家特納（Victor Turner, 1969）所謂的「邊緣狀態」。山口洋的大部分客家人至今依然堅持要新郎、新娘敬拜雙方祖先，其中新娘家人會在婚禮舉行之前（可以是一天或多日之前），另選良辰吉日祭拜祖先；新郎家則在婚禮當天早上進行祭祖儀式。反之，在砂拉越的客家族群裡，情況有明顯差別，大多數人在婚禮當天只會在新郎家裡進行祖先崇拜，可見這裡的文化比較側重於男方家庭，而且為方便起見，他們也簡化了新娘家人要進行的婚俗禮儀或聘禮交收儀式。儘管如此，在客家人的世界觀裡，他們依然堅信新娘身上具有所謂的「煞」，會對某些人造成不利影響。

另一方面，身懷六甲的孕婦剛脫離兒媳婦的舊身分，但還沒真正當上母親這個新角色，情況跟上文提到的「新娘煞」類似，兩者皆處於一種不穩定的「邊緣狀態」，形成了某種強大的力量（煞）。此外，同樣處於過渡期的還有子宮裡的胎兒，胎兒每天成長準備降生，脆弱卻又力量驚人。很多人會佩戴「四目牌」以抵擋孕婦和胎兒的兩雙眼睛。由於「大肚煞」非同小可，孕婦需對自己的行為予以限制，盡量避免不必要的走動。在這方面，身邊的親朋好友就發揮著相當重要的作用，除了提醒孕婦保持警惕，也不要讓其他人擋住去路，反之亦然。這種對孕婦的行動限制，能避免她們在社交或其他場合發生意外，讓一切得以正常的秩序進行。

在砂拉越和山口洋的客家族群裡，剛過世的亡者通常會在家裡待上幾天，好讓近親有時間回家道別，也可順道為逝者祈禱，望他們早登極樂。將已逝親人置於家裡雖不會對本身的家庭成員造成「污染」，但前來表達最後敬意的親友，則需採取適當的自我預防措施以防受「污染」影響。賓客或遠親回到自己家裡時，也應在進門前先用「抹草水」洗手洗臉，以免把「污染」帶回家中影響他人，如：幼兒或「運低」的人。

「死人煞」始於逝者遺體離開生前住所的那一刻。放著遺體的棺材通常是由小型客車運到墓地，期間路上行人應避免直視車輛，以免被「死人煞」污染。路上司機也應讓路予靈車通過；若途經住宅區，父母則應盡量別讓小孩看

到靈車。這種力量僅影響與逝者無直接關係的人。換句話說，「死人煞」只會污染非親屬，但目前還沒有跡象表明此「煞」是否會影響鄰居或其他族群的旁觀者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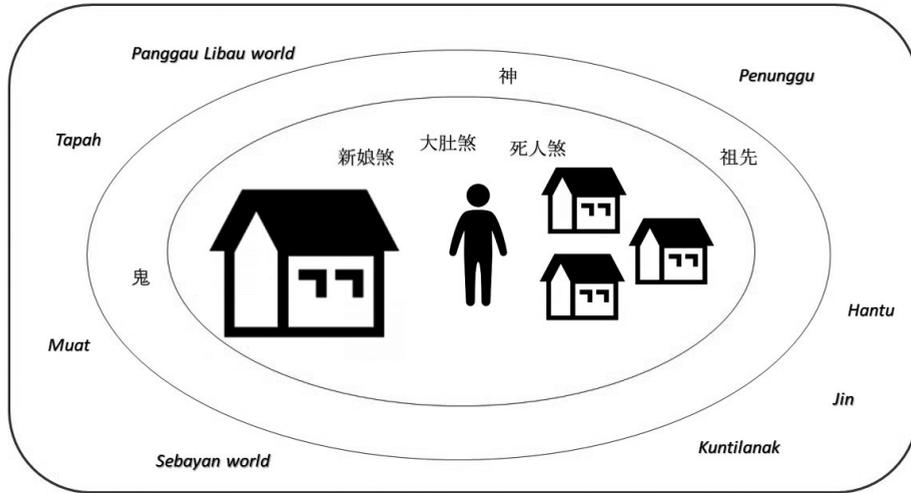


圖 11-1：納入其他世界觀的客家社會

資料來源：本圖由作者繪製。

如文化人類學家特納（1969）所言，凡是未能適應到固有位置，即使是暫時性，都被認為是「危險且無秩序的，必須通過禁令和條件規則予以限制」。這正好符合本文所述的三種情況，孕婦、新娘和剛過世的亡者，都是暫時脫離在社會上固有位置的個體。這些存在於人界以外的「他者」，雖不屬於人類世界，但與我們關係密切，有機會危害社會的安寧與秩序。人類學家道格拉斯（1966）將其定義為某種「錯位的事物」，在物理和精神上污染人類。這種「他者」不局限在自己的世界觀裡，而是與其原住民鄰居本身的「他者」世界觀有著千絲萬縷的交錯關係。

靈界事物在原住民的世界觀裡占有舉足輕重的位置，這種世界觀不僅受到客家人的尊重，後者更以此為鏡，試著理解周遭的社會環境及作出回應。客家人把其原住民鄰居有關靈界污染的信仰融入到自己的世界觀裡，是他們融入當地社會和理解宇宙萬物的重要一步。

參考文獻

- 蔡靜芬，2013e，《「舊」娘？「新」娘？馬來西亞砂拉越州客家社群的婚姻儀式及女性》。桃園：國立中央大學。
- 蔡靜芬，2018，〈印尼西加里曼丹省山口洋華人對達雅族啦督公的崇拜〉。《亞非研究》2（1）：3-33。
- 蔡靜芬（著），陳琮淵、盧裕嶺（譯），2020，《印尼山口洋的神廟與乩童傳統》。北京：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。
- Ahern, E., 1975, The Power and Pollution of Chinese Women. In M. Wolf & R. Witke (Ed.), *Women in Chinese Society* (pp. 193-214). California: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.
- Buckley, T., Gottlieb, A., 1988, A Critical Appraisal of Theories of Menstrual Symbolism. In T. Buckley & A. Gottlieb (Ed.), *Blood Magic: The Anthropology of Menstruation* (pp.1-50). California: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.
- Chai, E., 2009, The Dangerous Bride: Case Study of a Hakka Community (危險的新娘：一个客家社区的个案研究). *Journal of Malaysian Chinese Studies*, 12: 55-71.
- Chai, E., 2020, Living Together: Spirit Guardians and People in Singkawang. *Taiwan Journal of Anthropology*, 18(1): 123-142.
- Codrington, R., 1981, *The Melanesians: Studies in Their Anthropology and Folklore*. Oxford: Clarendon Press.
- Douglas, M., 1966, *Purity and Danger: A Comparative Study of Concepts of Pollution and Taboo*. London: Routledge.
- Douglas, M., 1968, Pollution. In David L. Sills, *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s* (12: 336-42). New York: Crowell Collier and Macmillan.
- Freedman, M., 1979, Ancestor Worship: Two Facets of the Chinese Case. In M. Freedman (Ed.), *Social Organization: Essays Presented to Raymond Firth* (pp.

85-103). Chicago: Aldine.

Gennep, Arnold van., 1960, *The Rites of Passage*. Chicago: University of Chicago.

Kementerian Dalam Negeri Indonesia, 2020, Visualisasi Data Kependudukan.
<https://data.kalbarprov.go.id/dataset/data-kependudukan-kota-singkawang-31-desember-2020>.

Marett, R., 1914, *The Threshold of Religion*. London: Methuen and Co. Ltd.

Rappaport, R., 1999, *Ritual and Religion in the Making of Humanity*. Cambridge: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.

Smith, William Roberston, 1927, *Lectures on the Religion of the Semites*. 3rd ed. 1889. New York: Macmillan.

Turner, V., 1967, *The Forest of Symbols: Aspects of Ndembu Ritual*. Ithaca: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.

Turner, V., 1969, *The Ritual Process: Structure and Anti-structure*. Chicago: Aldine.